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⑭

叙事纪行卷

（二）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4 – 7

Ⅰ.外… Ⅱ.北… Ⅲ.散文 – 文学评论 – 世界 Ⅳ.I1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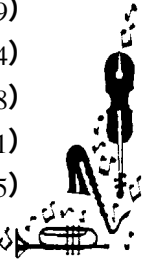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35 号

（配图）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84.5 万字
印　　张：117.625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80176 – 024 – 7
定　　价：324.00 元（全套 20 册）

目　录

红色的圣女……（1）
魔盒……（9）
轮流付帐 ……（13）
哦！冬夜的灯光 ……（17）
猴爪 ……（19）
会说话的猫 ……（32）
品质 ……（37）
要帮助,不要教训……（44）
我的早期生活 ……（47）
艾伯特舅舅的香肠 ……（50）
晴朗的夏日 ……（54）
聘任 ……（58）
神奇的圣诞节 ……（61）
第二次选择 ……（66）
我没有学会聪明 ……（69）
西瓜的滋味 ……（72）
我最难忘的人 ……（79）
等待奇遇 ……（84）
数不清的月亮 ……（88）
诺玛·谢尔丽的裙子……（91）
·重修旧好· ……（95）



孩子与小丑 …… (98)
探索老年生活旅程记 …… (104)
我和我的大提琴 …… (109)
上大学 …… (113)
最好的忠告 …… (118)
胜诉,600 万 …… (121)
两块面包 …… (129)
幸福日记 …… (133)

红色的圣女

〔法国〕亨利·巴比塞 作

桂裕芳 译

从前有个辛勤照料一小窝孩子的小小的乡村女教师。她长得像线一般纤细,头发眼睛都是乌黑的。

在这双眼睛里,往日曾闪掠过天堂和天使的光辉,说不定她还听见过上帝的召唤呢。

从学校里可以望见欧德隆古赫的洛林教堂的钟楼,再过去不太远就是顿莱米教堂的钟楼。有个牧羊女曾经在那钟楼的阴影里生活过,她和这位儿童的守牧人有点相象,不同的只是贞德生活在五百年前查理第七的时代,而这个露易丝却生活在拿破仑第三的统治时期。

由于受到正直人的教养,更由于她自己天性秉直,她终于摆脱了迷信,赶走了她一度信仰过的精灵。她从此只信仰那些神奇可怕的真实事物。她的梦想,她的同情心,她的清澈锐利的目光都用来对待人类的苦难,这一切都再不能使她拜倒在古老的宗教用以迷哄无知的人的神话面前了。她信仰的对象改变了。她圣洁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交接在一起了。

她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仅献给了人生的小灾小难,而且献给了大灾大难,献给了人民的自由。她热爱被压迫者,这一点在她对当时奴役法国的暴君所怀的仇恨里最先表现出来。

每天早晚,她总要叫学生唱马赛曲。有个星期日,在村子的教堂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教堂静穆无声,念弥撒的神父在金光闪闪的高坛上照例地唱“愿神保佑拿破仑!”可是他刚一唱出,教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哄闹起来：小木屐在砖石上跺跺地响。这全是女教师的学生，他们厌恶惊恐地逃出教堂，因为女教师曾经告诉他们说为皇帝祈祷就是犯罪。

视察和督学先生们怒冲冲地翻着眼珠，把她叫去，威胁一番。可是，她小时候听过很多传奇故事，所以毫不惧怕鬼怪，即使他们装扮成活人的模样也不在乎。

她还照样一丝不苟地教育新的一代。可是她想去巴黎，想扩大规模继续干下去。

她去巴黎了，她就是这种人：想到要干什么就去干，事情办得到的时候要干，事情不大办得到的时候也要干。

她到达了光明之城，当时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大工业刚刚兴起，资本大量集中，人们热衷于大规模的金钱战争。巴黎是一团荒淫，享乐，腐化，和加以美化的低级趣味混杂而成的放肆的旋风；证券交易所是它巨大的心脏，而它的主人就是财政家（这是些血统皇族），逢迎献媚的臣婢，以及逗笑拍马的艺术家。

在这个浮华的阶层下面，是一个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阶层，在那儿工作的是些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和学者。再往下，就是一个更不为人所注意的，怀着希望和计谋的阶段：共和主义者。他们对帝国和皇帝深恶痛绝。他们之中有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政治家和理想家，甚至还有道道地地的资产者，可是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皇帝这个魔鬼。

和这群被放逐到国家心脏来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位软心肠的唯理主义者，这位笃信逻辑的神秘论者，在心里激起和培育了斗争反抗的本能。他们组织了一种小型的，秘密的，热情昂扬的同志会。当基督教在罗马压迫下还为人民大众所拥护的时候，在古代墓穴里也曾举行过这种类似的同志会。在她后来谈到这段时期生活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活很先进，非常先进。"她过着穷教师的

严谨苦修的生活,穿的都是从卖旧衣的寺院市场或是从小旧货店里买来的旧衣旧靴子。她欠下了债,因为她买了书,更主要是因为她对于任何穷困痛苦都不能漠然处之,她这个完全献身革命的人,她只知道把手里的,脑子里的,和心里的东西全都给旁人。她除了对母亲的爱恋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情——某些她在女人的生涯中所独有的东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虽然在这方面有过一些谣传——而她自己呢,必定也不愿意知道这一点。

普法战争爆发了,接着是战败,帝国的崩溃,再随后就是受杀戮的人民伟大的兴起 :公社。这时候人们才感到那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是要叛变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敌视拿破仑第一的那位滑稽可笑的后裔这一点上才是‘ 民主主义者 ”。这时候人们才看出只是用来对付皇位的‘ 统一战线 ”会使多少幻想破灭,会引起多少叛逆的事件。人们面对着既仇恨人民又害怕人民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一旦代替帝国登上了宝座,就一心盘算要摆脱人民。

这位长着黑眼睛,穿着黑衣服的瘦小的女教师把全副精力献给了公社。她演讲,她进行组织工作。她拿起枪,换上男装,走到战壕、稀泥、枪林弹雨里去。自从她看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谎言,识破了有名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儒勒·法弗尔的丑恶伪善的行径以后,她就变成了革命的化身。她明自,儒勒·法弗尔之所以当着群众,装模作样地把她和费赫搂在胸前,无非是想借这个犹大的拥抱好随后把他们两人掐死,把支持他们的人都掐死。

她也分担了人民的失败和所遭受的压制,而且不仅仅分担了自己的一份。可以说是奇迹,她居然从政府军队的枪,机关枪和刺刀下面,从成群的‘ 复仇者 ”手中逃出来了。这些被遣送到巴黎的醉醺醺的‘ 复仇者 ”侮辱人,殴打人,折磨人,还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有些群众也受了政府无耻宣传的毒害,就连他们有时也对失败者加以嘲弄。

她怜悯这些可怜的被剥削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也怜悯为残暴的制度执行命令的人。这是一种由智慧所产生的,真正的,宽大的怜悯。当她看见面色苍白的不列颠兵士向公社社员开枪的时候,她说:"这些人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人家骗他们说向人民开枪是应该的,他们也就相信了。这是些盲从的人。但他们总还不是用金钱收买得了的。有一天,只要我们能使他们相信正义,我们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特别需要不出卖自己灵魂的人。"

她侥幸逃了出来,可是,为了使她母亲获得释放,她又自首投案,成为凡尔赛人的俘虏。像她许多同伴一样,她也看到了沙多里地狱,这个杀戮公社社员的屠场。她和一群人同时被抛进了这个地狱。在她等待死亡的小囚室中,虱子成群地蠕动,连它们在地上繁殖的声音都听得见。她发热口渴,可是要解渴就只好喝屠夫兵士们用来洗手的那个血腥水洼里的水。从天窗望出去是一片旷野 她的目光透过黑夜和川流如注的雨水瞧见了朦朦胧胧的人群,在一阵闪光和枪声以后,他们一片片地纷纷倒下,和别的堆——死尸堆——混杂起来。

她被送交凡尔赛的军事裁判所——刽子手的法庭——她竭力想使人家判处她死刑。她这样考虑过了 我活着会对事业有利,可是我要是被枪杀了,对事业就会更有利,因为枪决一个女人将会使公众对凡尔赛人不满。

她没有做一番夸张喧闹的演说。她安详而富有启示性地、简短地表白了自己的信仰,最后对审判官说:"我说完了。你们要不是胆小鬼就判我死刑吧。'这个为了明确目的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壮举使某些人,其中特别是维克多·雨果,不禁惊佩感叹一番。这些置身在街垒这边的人刹那间突然看到了革命那超人的、英勇的、然而却朴直的面貌,明白了革命的奥秘。可是他们随后就都转过头

去。军事审判官果然不敢判她死刑,而是把她流放到新加莱多尼岛去。

她被囚禁在这些对称地分布在赤道南北的小岛上,在那儿渡过的悠长岁月是她事业中很特殊的一段时期。她下功夫学会了当地'野人'的方言,然后向这些吃人肉的,处于奴隶状态的加那克人传播道义、尊严和自由的理想。与此同时,在这难以忍受的整日无所事事的流放期间,她还把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活跃的精神贯注在自然科学方面——甚至还做出了新奇而卓越的发现。

后来她回到法国。那时工人社会主义和阶级工团主义正在萌芽。她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然而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必须实现真正的革命。在谈到真正的革命时,她说:"只要它还没有把旧社会连根拔掉,我们就总得从头干起。"

在几次激奋人心的政治集会上,她对无产者喊道:"你们要想取得阳光下的位置,那就别祈求,别请求,去把它夺过来!"在这以后,她就被囚禁起来,从一个监牢被送到另一个监牢,受尽了虐待和侮辱。她一直拒绝接受赦免,最后只是为了去看望病危的母亲才接受释放。

她去伦敦向被剥削被压迫者传播真理,在那儿,有一个狂热者向她开了枪,但只打伤了她的头部。她替这位笨拙的杀人犯辩护,在法庭上替他开脱,她说他这些不良的念头都是卑鄙的宣传和害人的制度向他灌输的,因此不能由他个人负责。

这一次,她的举动又使某些人诧异,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依稀看到了革命事业的深刻内容,可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简单最巧妙的态度还是装傻。

而且,没有谁比这个女人更不被人了解。她太伟大了,以至人们无法看清她的真面目。如果说能够接近她的人都崇拜她,尊敬她,了解她的话,那么这些人也早已无影无踪了——因为这都是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微不足道的人——这样一来，关于这个很有意义的真实人物就只剩下传说了。

只有在今天人们才给予这个人物应得的地位，只有今天人们才看出她在各种情势和悲剧里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浴血的人民要求平等的呼声，是她曾经号召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和假民主主义者的迷药，是她曾经理智而热情地宣称：要想粉碎枷锁，就只有使用暴力。

人们将用雪白的大理石来雕塑她那闪耀着智慧和毅力的光辉的殉道者的容貌。人们将用黑色大理石来雕塑她一直穿在身上的黑衣服。人们这样纪念她，是因为她在绝望中没有失去希望，是因为她从未怀疑未来，而始终对它无限信赖，是因为她从 1905 年——她逝世那年——革命中就已预见到俄国人民的解放。

就当人民群众和某些先进人士向她呈献真诚觉悟的心灵的时候，另外一种献礼也使她万世不朽，那就是统治者对她野蛮的，疯狂的，卑劣的仇恨：泼妇，纵火犯，人面魔鬼：世世代代的资产阶级就是用这些字眼来亵渎她的名字：露易丝·米歇尔。

（选自《译文》1958 年 5 期）

【作者简介】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曾作新闻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作战，认识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十月革命后，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九一九年，他领导建立国际进步作家组织“光明社”，不久与高尔基合办《光明》杂志。一九二三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访问苏联后，发起组织“苏联之友会”和“世界反帝大同盟”。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镣铐》和传记作品《左拉》，《斯大林》等。

【作品赏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露易丝·米歇尔是巴黎公社

的女革命家,一八七○年九月革命后,加入蒙特马尔妇女委员会,并任妇女俱乐部主席。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时,她组织和领导‘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直接参加巴黎公社军同凡尔赛反草革军的作战,有‘蒙特马尔的红色姑娘’之称。

《红色的圣女》不是米歇尔的传记,也不是她生活片断的报道,而是她如何从一个善良、纯洁的乡村女教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征途的特写。因此,作者在构思时,以她的性格发展为主线,摒弃与此无关的人和事,集中描写了她成长过程中质朴反抗、探索与追求、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以及后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几个时期。通过这些描叙,系统而突出地展现了这位女革命家的成长过程,揭示了她那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毅力和‘想到要干什么就去干,事情办得到的时候要干,事情不大办得到的时候也要干’的性格特征。

《红色的圣女》善于择选一些典型而奇特的事件,从外貌和心灵来表现米歇尔那‘红色的’和‘圣女’的特征。有时尽管是简单的勾勒或不耀眼目的细节,却能神形毕肖,尽传精神。比如她的肖像,除了写她‘长得像线一般纤细,头发眼睛都是乌黑的’,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瘦小的女教师’而外,特别‘画’了她的眼睛:‘在这双眼睛里,往日曾闪掠过天堂和天使的光辉,说不定她还听见过上帝的召唤呢。’寥寥数语,生动地显现了米歇尔那富于幻想、天真纯洁和迷信上帝的‘圣女’形象。

米歇尔形象美,心灵也美。作品除了突出写她对革命的忠贞外,还写了她的仁慈和富于同情心,特别写到她对母亲的眷恋。在巴黎穷愁潦倒之时,‘她除了对母亲的爱恋以外’,再没有‘其它的私情’。后来,当她遭受长期监禁,为了抗议资产阶级的暴行,她拒绝接受赦免,‘最后只是为了看望病危的母亲才接受释放’。生动感人的事例,表明米歇尔不是一位六亲不认,而是感情丰富、心灵

“圣洁”,富有人情味的‘红色的’革命家。

米歇尔善良的品性还表现在对受蒙蔽群众的宽容和怜悯上。巴黎公社失败后,她对受资产阶级无耻宣传毒害的群众和士兵,产生一种‘真正的、宽大的怜悯’。她说:‘这是些盲从的人。但他们总还不是用金钱收买得了的。有一天,只要我们能使他们相信正义,我们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特别需要不出卖自己灵魂的人。’表现了她对被压迫者的深切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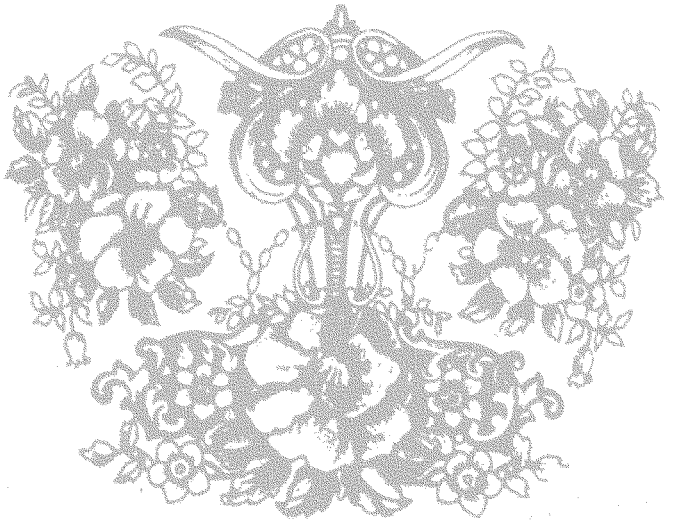
作品还选取了一些奇异的事件来展示米歇尔的心灵。比如:她在法庭上‘安详而富有启示性地,简短地表白了自己的信仰’之后,要求判处死刑 她长期监禁时,拒绝接受赦免 她在伦敦遭受枪击后,在法庭上为‘笨拙的杀人犯辩护’……,这些‘为了明确目的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壮举’和出人意外的举动,使人感到惊佩!这些细节不仅表现了米歇尔‘那超人的、英勇的、然而却朴质的面貌’和对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仇恨,同时也给她——这位‘红色的’女革命家增添了许多传奇性的光环!

《红色的圣女》以传说式的笔调开头,制造悬念,以热烈的抒情和强烈的对比点题、结尾,既首尾圆合,又展现了‘红色的’女革命家的深远影响。如今,当我们看到人民用雪白的大理石雕成的她那闪耀着智慧和毅力的塑像,那用黑色大理石铸成的她一直穿在身上的黑衣服时,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妇女的评价:“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法兰西内战》)这段评语同样适用于这位‘红色的圣女’——露易丝·米歇尔。

(傅德岷)

魔　盒

〔英〕大卫·洛契佛特



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我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时。

这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是1953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寻找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我倒在床上,注视着我的手提箱。“也许我得收拾一下吧,”我自语道。说不定正是这样整理一番,便能在这陌生环境中创造一种安宁感和孜孜以求的自在感呢。我把主意打定了。那时我甚至没有心思去费神脱下那天下午穿着的上衣。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细小,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面。墙上贴满了退色的英格兰风景画和昏暗的家庭人像照片。屋子里挤满了又大又讲究的家具,在这重重包围中,贝格斯太太简直就像一个银发天使似的。

“我一直在倾听着你……”他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你的心境不佳。”

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渐被她那不断地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我思忖:在我以前,有多少惶惑不安的陌生人,就坐在这个拥挤的客厅里面对面地听过她的教诲啊!

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年迈”了,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

“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他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与我的,”她告诉我,“那是在 1912 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

1912 年!那是四十年前——这比我年龄的两倍还长!那个时代的事件倏地掠过我的脑海:“冰海沉船”“巨人号”,南极探险的苏格兰人,依稀可辨的一次大战的炮声……

“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 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希特勒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

我感到十分好奇,而贝格斯太太却显得津津乐道。

“此外,”她说,“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量着我:“您能猜出里头有什么吗?”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无疑,她最珍惜的财产当然是非凡之物。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一个空盒!天哪,究竟为啥将这么一个玩意当作宝贝珍藏,而且珍藏这四十年之久呢?我隐隐约约地怀疑起来,这位仁慈的老太太是否稍稍有点性格古怪?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么一个似乎是无用的东西。不错,这里头的确是空的。”

这当儿我朗声大笑了起来——我不想再将此事刨根究底地追问个水落石出。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四十年前,我妈将这盒子合上捆好——这是为我离开父亲的约克夏尔故居时母亲所作的最后一桩事。把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自此以后,我一直没将盒子打开过。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哩。”

这是一只装满了天伦之乐的盒子!和所有纪念品相比较,它无疑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退色,鲜花也早已化作尘土,只有家,却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近!

贝格斯太太现在不再盯着我了,她注视着这陈旧的包裹,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晚,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变得亲切得多了。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我苦笑着想到:这是被贝格斯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跑的。此外,我心中又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同时,就像贝格斯太太那样,永远随身带着一点老家的气息,这也是完全办得到的。

(纪洪摘自《译林》1983 年第 3 期)



轮流付帐

●〔新加坡〕E·希顿著
○赵　江编译



“我算是被耍惨了,”弗利克斯咬牙切齿地说,“我算是被耍惨了。”

太阳西沉,我们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我要了两杯咖啡,听他讲起来。

“我是两周前遇上这女人的。”弗利克斯回忆道:“她说她叫莉比,似乎还挺喜欢我,我们就开始约会。她佩服我的聪明机智;我呢,挺欣赏她的那双腿。两人处得还算可以,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